

第五回 白木公子飽尊拳一場掃興

詞曰：

才情各異，莢豪自別，怎便強沽名？墨水全無，石碑沒字，老臉有蜻蜓。雞肋已令尊拳飽，吃苦不甘心，才還愈美，醜還食拙，草墅發馨香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說這蘇紫宸不幾日已抵武林，至錢塘縣署。叔姪相見，誠齋問及上海之事，紫宸備細說了一遍。誠齋亦自驚問道：「汝又何處曾習此法，卻能敗得賊人？」紫宸道：「得之天台。此猶不足為奇，更有兵法二卷，深微奧妙，真是神仙秘本。」誠齋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實家庭之幸也。今汝遠來，且自將息。」紫宸諾諾而退。

自到杭之後，無日不去游湖。一日間游至飛來峰，峰石瞬响，樹木古秀。紫宸進入洞中，看那石勢似作驚飛一狀，果是觀玩不足。出慧冷泉亭上，只見遊人如蟻，卻是到天竺各處進香的；見又有那些閒步的，卻都是觀看這進香的，有那拂撞紛紛韻，卻都是惟知一醉為樂。紫宸因不覺浩然長歎道：「以武林名勝之地，豈無一名勝之人，品題佳山佳水，使和靖、坡老獨佔美於前乎？更可歎那些遊人，不知山水卻是何物，而如此蠅集蜂忙，難道俱係碌碌之輩不成？」因命劍童取過筆硯，即以飛來峰為題，吟成一律，書於冷泉亭之壁，道：

飛來何處不知年，虎伏龍眠勢若懸。
壓帽常驚危壁落，吟聲忽接澗花寒。
坐時嗟撫三生石，亮處行窺一線天。
有酒有山還近水，獨憐無地覓坡仙。

紫宸題完，投筆大笑。正欲出亭，忽背後一人大叫道：「紫兄欺我杭無人物耶？」紫宸忙回頭看時，認得前日曾於席上會過的張吏部之子張其白，即便陪笑道：「原來張兄在此，非弟敢賦狂言，得罪大邦。若欲如坡老之才思，不要說是武林，只怕蓋天之下實不能有。故古稱才難，信不誣也。」張其白笑道：「兄也不要將這才難忒看煞了。當今坡仙又何常沒有？兄特未之見耳。」紫宸道：「坡老千秋才人，豈能多得？兄既云有，請試言之。」張其白道：「若言別處，弟亦不能知。只就我杭夏天生，風流慷慨，才氣絕倫，非當今坡老而何？他家現在倡一文社，若有才的盡邀入社，作詩作文，盡一日之長而較其優劣。兄想他若無真正高才，焉敢安建文壇旗鼓？兄如有興，明日也同入社，便知弟言不謬矣。」紫宸見說得津津有味，不勝欣然道：「弟實醜雞覆甕，不知兩間之大。適才拙作，自笑狂妄，蒙指示夏兄高才。渴欲識荆，奈素昧平生，怎好突然輕造？恐得罪文壇，又所未便。」張其白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天生之設此社，原欲廣致才人，以定文場元帥。他惟恐不能盡訪，前日曾將數柬托弟，央弟與他代訪求有才者，邀之入社。今已付去三四，兄若不棄時，請收一束，明日弟為兄先容，何如？」說罷，即向小童手中匣內取出一個柬貼，遞與紫宸。紫麓展開一看，只見柬上寫道：

一年好景，萬事賞心，豈無一豪舉，而今春光笑人履寡耶？今弟煮茗於小軒，同袍諸友，業已畢邀。然非足下一臨，孰建旗鼓？故敢屈入雉壇，倘蒙不棄，詰朝客檄，山靈簡點，花下落紅，松梢翠滴，以供詩中料矣。

後書「年家眷晚弟夏天生頓首拜啟」。紫宸看畢，不勝喜悅，即納入袖中，欣然允往。遂別了張其白，一路回衙。

你道夏元虛為何有此一番豪舉？原來自夏英亡後，瑤枝又以廬墓在外，元虛好不自由自主，日日飲酒宿妓。其年服制將滿，恰值大比，意欲做兩千銀子，不著買個舉人搖擺。恐人笑他白木，故設此社，遍招文士入社交遊，欲令人知他日與文人學士詩酒往還，不是個無才之輩。這也是元虛沽買虛譽，誑諸無識的愚見。蘇紫宸初到杭州，那知就裡。聽了張其白的說話，只道果是風流才子，以為今番遇著知己，好不得意。

次日絕早，同了劍童，持其名刺，一逕來至東園，訪著元虛宅院，即投貼通報。時張其白已先與元虛說知，一見名貼，忙出迎人。紫宸抬頭看時，只見元虛怎生模樣，有五言律詩一首單道元虛的情狀。

鼠目鱸魚嘴，奉頤大點麻。
方巾頭上戴，朱履倒跟拖。
欲作斯文狀，偏生不慣家。
鞠躬迎客人，好似一蛤蟆。

紫宸看了，想道：「細看此人格格粗俗，面上全無一些風雅之姿，如何張其白稱他是風流才子？這風流卻從何來？或亦貌寢而才揚乎，抑此非元虛乎？」心下遲疑不定，因見其足恭，只得入揖而坐，便問張其白道：「此位可就是元虛兄麼？」其白未及回言，元虛忙接口道：「然也。足下遠來，便知弟是元虛耶？可謂一見如故者矣。」紫宸道：「昨日踏春於冷泉亭畔，偶遇張兄，言及足下才美，為當今獨步。渴欲晉謁，只恐唐突。今蒙張兄作漁父之引，得瞻芝宇，始信張兄才美之言，真是不誣。小弟可謂有幸，得托文壇之末，恐蓬蒿賤質，不足與姚黃魏紫競春色也，又不知足下何以教我？」

紫宸這一席話，明是半譏半獎的。元虛只道真個來贊羨他，歡喜得滿心奇癢不知搔處。乃說道：「小弟才是微微有些的，但何得云獨步？張兄之言，亦是管中窺豹，特見一斑耳。今蒙兄不鄙辱臨，乃既來之則安之矣，更何別論。但諸兄俱在小園候久，乞兄少借一步。」說罷，即起身邀紫宸進內。

紫宸見元虛口角，早已窺破腹中，心中大是拂然。因見其殷殷之意，又不好十分卻得，只得同至後園。望見軒內，早有一班書呆在那裡做作。也有脫幘露頂反背著手繞砌搖擺的，也有斜倚欄杆咬著指頭側首沉思的，也有因窺壁畫磨穿鼻的；也有微吐蠅聲捻斷髭的。歡呼狂笑，嘈雜紛紜。忽見紫宸走入，因是不曾會過，都不認得，忙問何人。張其白道：「此錢塘蘇父母令姪，台號紫宸，乃雲間名士。」眾人方才慌忙的整衣戴巾，一齊上前揖遜而坐。紫宸便問：「列位長兄尊姓台甫，望乞賜教。」張其白先指著個穿綠的

道：「這位乃是翰林李公的長君，台號葉符，簇新前科孝廉。」又指一穿紅的道：「這是卜大理三公子，長俊兒。」又指一穿藍的

道：「這是陳布政長君秋遴兄。」又指一穿玉藍色的道：「這就是敝地總台賀公的公子賀圖兄。」其餘不必枚舉，總之都是些縉紳子弟。

各各通名道姓已畢，紫宸道：「久欽諸兄芳譽，今日幸會，樛慰生平。但弟萍水樛樛，謬逐文壇之側，殊用內愧。」眾公子齊足恭道：「不敢。」張其白笑向元虛道：「今日諸兄幸聚，真乃英才濟濟，可名這社為群英，以志今日之盛，不知諸兄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群英杜絕妙，但吾等怎敢當此『英』字？」元虛道：「酒筵已具，不必閒談，各請入席。」大家一齊起身遜坐。紫宸是松江人，眾推首席，次位即賀圖，餘各敘齒而坐。

酒肴畢集，飲亦半酣，元虛離席而起道：「請兄今日飲酒，何各彬彬客套，甚不豪暢。敢煩紫兄發揮一令，以為酒政，方不寂寞，可盡醉倒之歡。」紫宸道：「酒貴適情，豈期必醉。既蒙諄諄見諭，敢不如教，以盡主人厚情。但弟才短，不能以別詞為令，請各賦一絕作酒政，以三板詩成為例。不成者罰三大觥；詩成不佳者罰一杯，成而絕調者，合席各賀飲一杯。如此則酒入歡腸，又覺簡易，不識諸兄以為如何？」

元虛等雖以詩文結社，只是個名色，不過圖取一醉。今見紫宸當真要做起詩來，不勝著急，道：「酒令者擲色猜枚，呼盧浮白，方是暢快。若要做詩，畢竟要搜索推敲，未免煩難，還是另請發揮。」紫宸道：「斗酒百篇，請仙之風流千載。只這一首絕句，有甚煩難？」卜長俊道：「紫兄之教雖是，但弟等或八股，或策論，或表，或判，倒還領教得來，至於詩之一道，實未留心，故敢方命。」紫宸微笑道：「焉有是理。若依所言，則昌黎於美善文章者，不知詩詞；善詩詞者，遂不解文章耶？詩文總出一心，豈有兩端？諸兄不必過謙，且盡詩酒之興，再領文章之教可也。」陳秋遴道：「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懷，紫兄之教極是。吾等必當續貂，以繼金谷之勝，無使桃李笑人也。」眾人還打帳推托，忽見秋遴欣然允諾，叫取筆硯，俱各拂然，默默打點酒量，好吃這三大杯。

紫宸正欲尋題，忽抬頭見壁間掛一幅墨梅，畫得甚是精神，想道：「看這班糟胞，諒來必無實學。何不即將墨梅為題，探他一探腹中如何？」因舉杯道：「小弟異域草茅，學恥全牛，過蒙天生兄寵召，愧叨首席，已覺負芒。又佔先諸兄者，竊欲觀大邦文才之盛，作拋磚引玉之舉。但酒令嚴如軍令，敢祈暫遵片刻，待令畢負荆而謝。」眾人諾諾道：「是。」紫宸飲乾令杯，乃舉筆寫了一行題目道：「量梅詠，賦七言絕句一首，各步原韻，合式免酒。」後寫其詩道：

墨澱枝頭染素梅，芬芳豈復待吹灰。

無香有色生如寄，雨雪朝朝蕊倦開。

題畢，即傳遞次席賀圖道：「巴人俚句，請教大方。」賀圖見題是《墨梅詠》，難於形容，乃道：「紫兄黃鶴之句在前，即使效顰，恐亦不佳，倒遵教受罰三杯罷。」即舉杯連飲，頃刻而畢。再次卻該陳秋遴。秋遴接題一看，見其詩虛實之間諷刺沉著，信是佳作，因亦迅題一首呈遞道：「雖珠五在前，未容瓦礫爭輝。然恐方命，不辭呈醜朋博哄堂。」紫宸連聲「不敢」，忙接詩一觀，只見上寫道：

調羹何必問鹽梅，彩筆生花不染灰。

蝶死蜂殘春已老，西窗待月蕊初開。

紫宸看畢，大悅道：「起句即得墨梅之旨，結句虛形墨梅之色，真韻頗古人，千秋佳作，各當賞賀一杯。」說罷，先自飲起，次各一一飲畢。其次輪著李葉符接題在手。因思自己是個舉人，怎好推托，只得索索枯腸，挖耳撓腮的苦掙了半晌，方才寫得兩句，而三板已完，罰了一杯再做。又是半晌，方湊成詩呈上。其詩云：

半張白紙種烏梅，若然一火即成灰。

美人欲插花難採，滿壁柴枝掃不開。

紫宸看畢，不禁大笑道：「真匪夷所思，絕奇之想，足稱千古絕調。」夏元虛只道真個做得好詩，亦撫掌叫快，道：「李兄終是箕裘父業，學有淵源，故能警效珠玉，亦當合席賞賀佳作。」紫宸笑道：「合席固當賞賀，但太佳了，倒要屈李兄先請三杯。小弟才淺，還要請教這烏梅二字，怎生解說。」李葉符道：「烏者，黑也，黑者，墨也。即夫墨梅之意云爾。」紫宸笑道：「李兄奇才，固是不差。以弟愚見，用得不得，請依例三杯。」

元虛正贊得葉符高興，忽見也要罰酒，叫起來道：「紫兄又來欺弟輩了。適才陳兄的鹽梅也切，難道李兄烏梅倒不切麼？總是一般梅子做的，何切彼而不切此？」紫宸道：「梅雖一般，制度有不同也。況秋兄亦兄之相知，此作果佳，自當賞賀，弟又豈敢欺兄？今兄亂令，亦罰一杯。」葉符、元虛自知非是，只得忿忿受罰，笑得個陳秋遴捧腹覆眉。其餘挨次輪著，俱三板不成一字，大家吃得個不亦樂乎。

末後輪該主席夏元虛，三板已盡，尚未落筆，反責乖道：「小弟子素才遲，又不喜束縛，但往常還可完篇。今日不知何故，不能應命，想只因乏興耳，亦照式受罰三杯罷。」紫宸大聲道：「豈有此理。在諸兄多有吝教，還可推辭。吾兄則為社主，況今日之舉，文社也，而一詩尚不能成，惟各飲酒，是酒社矣，何以文為？詩貴推敲，兄既才遲，不妨緩緩做去，必期成詠為妙。」

夏元虛正欲舉杯到口，忽見紫宸大聲止住，不許吃酒，先已驚呆，又拿定要他做那首詩，逼得喉急起來道：「紫兄何太欺人？小弟一時困於七步，依令亦只該罰酒。況請兄俱飲酒逕過，乃獨逼勒小弟做詩，何厚於諸兄而薄於弟耶？」紫宸道：「非弟薄兄，乃兄自取其薄耳。既不能詩，又何必結此社為？此亦妄人世已矣。」秋遴笑道：「想必是夏兄花下落紅，松梢滴翠之料，不屑用於今日耳。」張其白道：「酒落歡腸，何必相苦？夏兄既不能吟，照例受罰亦是。紫兄亦不必如此逼迫，恐傷雅道。」紫宸冷笑道：「冷泉亭之言，原來坡老卻是這等風流，果然武林第一。今既願罰，可飲三十杯，庶免假冒斯文之罪。」

夏元虛被紫宸、秋遴交口取笑，已是赧顏。今又見說他假冒斯文，要罰酒三十杯，打著心病，不覺變色道：「士以舉業為先，做得首把歪詩，怎便自矜高才獨步，這般言大志誇？且請問怎麼叫做假冒斯文？吾輩一個個縉紳子弟，豈是假冒？好意請你來飲酒食肉，反目中無人，如此的放肆。」紫宸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若以飲酒食肉為事，所稱酒囊飯袋而已。須知與我輩交遊，畢竟要些墨水來應酬。若是沐猴而冠之輩，未免要落苦境也。」元虛見說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沐猴而冠！將吾輩比作猿猴，越發可惡之極了。今日先請試試我的猿猴手段看。」

此時元虛已有了八分的酒，十二分的氣。這二十分酒氣，一齊發作，喝叫人閉了園門，便揮拳叫打。那些張公子、李公子。見紫宸欺笑元虛，早已有免死狐悲之意。今見元虛發作，牽動了三大杯罰酒的恨氣，也一齊手舞足蹈的。吃酒看花，是吾輩慣常的樂事，又不是宗師歲考，定要用那苦思力索工夫。反說吾等沐猴而冠，豈不可惡！你松江或者由你油嘴。我杭州的工夫極整。加名你敬

刁。」當下只有秋遜見紫宸孤身落阱，怎當得這伙惡物行兇，心下十分著急。連忙解勸道：「這席上都是斯文一脈，何至於此？諸兄切不可動手，有傷雅道。」

那些惡僕見主人叫打，哪裡還肯歇手，早一齊湧奔紫宸。紫宸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誤入瘋狗群中，還有甚的雅道。」即一腳踢翻桌椅，大踏步搶下階來，早一把揪住元虛，一手抓髮，一手持襟，橫當一件傢伙，東西亂掃，擋著的無不跌倒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個個著傷。眾公子著急，大叫「反了」。夏元虛被紫宸這一頓掃，早已嗽聲不絕，喘做一團，只是搖手大叫道：「不要動手，有理說理。」紫宸方放手大笑道：「打得暢快。」向秋遜道：「玉石自分。今日粗豪有犯，另當負荊請罪。」說罷，一腳踢開園門，同劍童大步而去，那些惡僕都已膽落，哪裡還敢來阻擋。正是：

魚目夜光焉可混，鵝鴿那並鶴乘軒？

廣交漫欲求名譽，不料相爭吃老拳。

只固這一打，有分教：公堂執法，方信假詞難誣告，絕句知才，相逢傾蓋已神交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